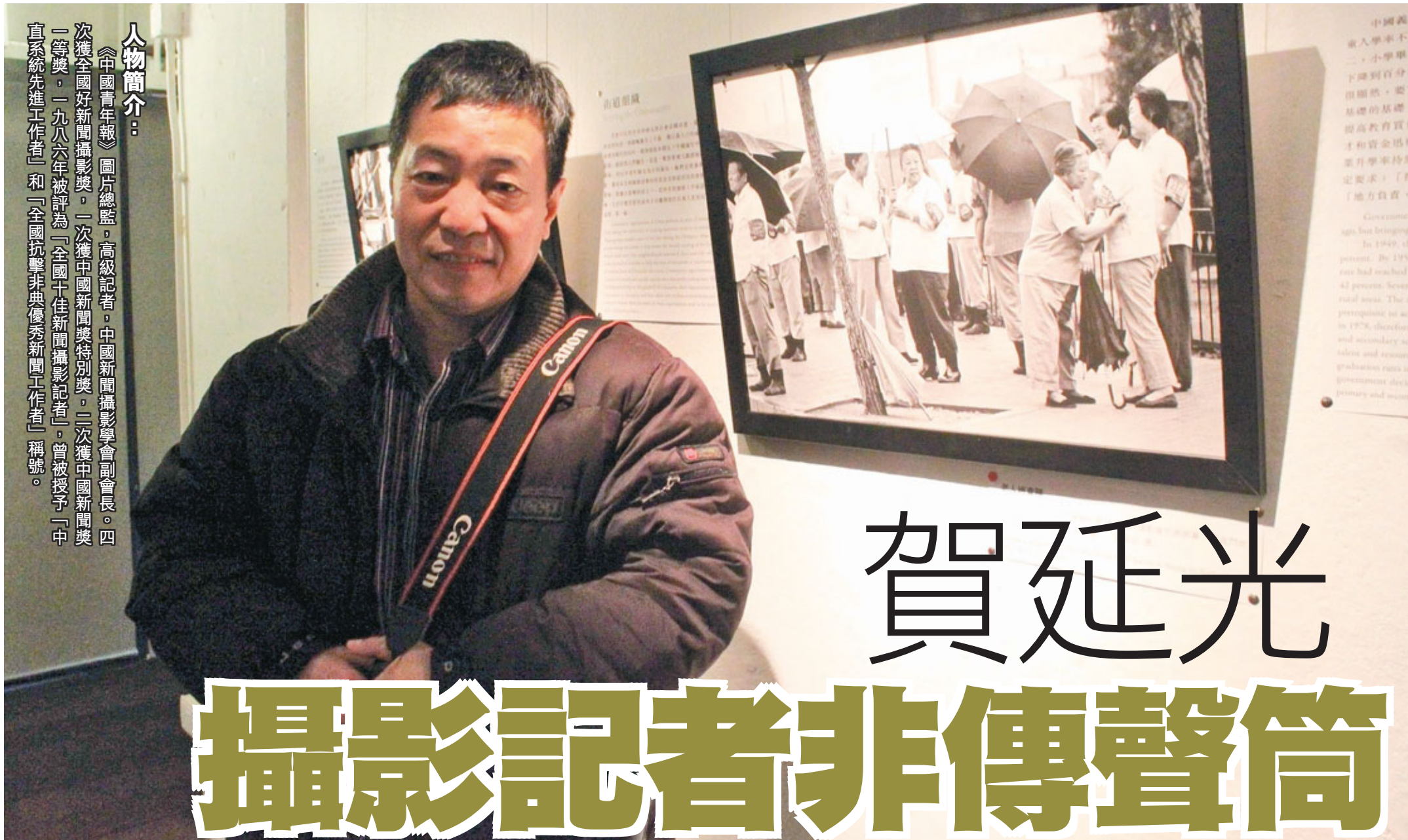




賀延光

攝影記者非傳聲筒

對攝影記者來說，攝影的目的是甚麼？對內地的攝影記者來說，攝影的目的又是甚麼？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副會長賀延光，曾多次獲得內地新聞圖片及文字獎項。照相機差點毀了他，但也最終成了他的立身之本，他親歷的事件和他拍攝的片子一樣跌宕起伏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

■2003年4月29日：北京地壇醫院，一名SARS重患者正接受手術。



■1980年12月6日：老幹部平反把歌唱。



■瀋陽老工業：一位工人正在指揮吊車作業。



■2010年8月14日：外觀朝鮮。

賀延光最近開了微博，半個月不到，引來粉絲2,000多人。起先是方便他分享攝影作品，後來他發表了一條議論北京徵收交通擁堵費的語錄，用了「搜刮民財」四個字，結果跟帖討論超過1,000條，在他的主頁炸開了鍋。「如果話題觸動了社會的神經，一定會有反響。」對於新的網路平台的力量，這位快60歲的新聞人，既有點暗暗吃驚，也覺得好玩。

牛津大學出版社（中國）剛出版的攝影類新書《見證改革開放30年》，他是編輯顧問之一。300張記錄中國社會變遷的珍貴相片，他和書裡的其他上百位攝影師們一樣，都是歷史在場者。

照相機差點毀了他，但也最終成了他的立身之本，他親歷的事件和他拍攝的片子一樣跌宕起伏。坐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攝影展廳裡，他雙手握著一支水瓶，身體向後靠著椅背，放鬆的時候，他會寬闊地說：「這個啊，起碼得說上兩天兩夜。」

抽煙的鄧小平

他幹了一輩子的新聞攝影，一輩子都在理解新聞記者在中國的職責和意義。他記得第一次接觸新聞攝影記者，「是黨報從上海派來，為表現五七幹校的勞動熱忱。我們這些人用扁擔挑着給地裡施肥，那位記者就站在高處，要求我們幾百人走出『之』字形，說是這個畫面好看。我們當時只懂得配合宣傳，忙活了半天，還很高興。」那時新聞攝影記者的參照，是《人民畫報》、《解放軍畫報》和《民族畫報》上的封面照片。「千人一面。中國幾十年的風雨跌宕，照片上完全感覺不出來。」

1988年他出席「兩會」的新聞拍攝。首次有人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反對意見，他用黑白影像記下了這一歷史時刻，並取名《民主的進程》，令已離開現場的大部分記者後悔不迭。時隔20年後，他再拍「兩會」，鏡頭卻對準了坐在代表席中文藝界的明星委員，那是一副表情嚴肅認真的臉，他回應的是當時對明星委員自由散漫作風的批評。

他也曾抓拍到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抽煙的照片。上千人的會場，只有鄧小平一人在主席台上抽煙。時任廣東人大代表的紅線女朝主席

台上遞了一張紙條。「趙紫陽先看了，笑了一下，遞給旁邊的鄧小平。鄧小平看了也笑了一下，就把煙拍滅了。那次以後，人們好像沒在公眾場合見到鄧小平抽煙。」這些細節也被當時的文字記者寫進了消息中。「那時候是政治民主最開放的時期。」

他也不是沒做過當擺布導演的事情。臨去事件現場前，他會在辦公室把草圖畫好。「可是我運氣比較好，剛進入新聞領域，就趕上了改革開放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新聞界、攝影界的門窗都打開了，我們看到了外國人拍世界、拍中國。和我們最不一樣的，就是真實。」

一天8顆黃豆

他很早便意識到了影像的力量，卻沒讓他躲過牢獄之災。

他20歲不到就光榮入黨，年輕時在黑龍江插隊，表現突出，回城後很快做上了一間小工廠的副廠長，前途無量。「回北京後趕上76年的天安門悼念周恩來的四五事件。幾百萬人，借着對周恩來的悼念，表達對文革、四人幫的不滿，以及對鄧小平的同情。」那時他不過是一個業餘的照相愛好者，父親給他的照相機是抗戰時期從日軍手中繳來的戰利品，這足以令他成為周圍人眼中羨慕的「會照相者」。

「當時看到現場的那種群眾氣氛，陰差陽錯地，就想起要照下來。」不料他卻因此成為「反黨集團」成員而被逮捕入獄，20歲出頭便成為階下囚。半年後，「四人幫」被粉碎，他平反出獄，家裡所有搜出來的底片卻一張沒留，當眾銷毀。然而，令他最震撼的是出獄後參加的一次天安門事件影展。「絕大部分是攝影發燒友冒着危險拍的，職業攝影記者因為各種限制而交了白卷。結果，影展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共鳴。我才突然感到照片原來可以有這麼大的力量，這是當時在拍的時候都沒有想到的。」

「到了實際工作，接觸更多的社會底層，包括後來的林彪事件，讓我開始懷疑那些所謂的口號和理想。」

他目睹新聞攝影曾經怎樣的成為「造神」運動的一部分，國家領導人的形象永遠一成不變，照相機甚至能指鹿為馬。「我曾看過一位老記者拍

人民公社的照片，熱氣騰騰，豐衣足食。我問他，你當時挨餓麼。他說，那時候下鄉，一天給記者的只有8顆黃豆。」

不是照相機器

80年代有外國攝影專家到北京交流，給內地的新聞同行放幻燈片。「他們放的得獎的片子很少，大部分是平常拍的家庭、街道、社會新聞。我突然悟道，他們之所以能在戰爭、災難面前拍得好，是因為他們平常拍得太好了，面對戰爭、災難就是水到渠成。」

他身在主流報紙20多年，常被人問到審查的問題。「我們的問題其實不是能不能拍，而是能夠拍的題材，能不能拍好。」他的眼光總是和別人不太一樣。

08年北京奧運，他把拍攝名額讓給年輕人，自己興致勃勃地去拍殘奧會；國慶60周年，他不拍大閱兵，卻記錄了在現場維持秩序的武警戰士，那是他最喜歡的照片：晚上慶典結束，觀禮台上的觀眾還有些意興闌珊，和觀眾的輕鬆形成鮮明對比的，是他身後的武警。武警人員還沒有結束任務，眼神淒厲地看着周圍。

「其實這個表情很重要。我和美國的、香港的甚至台灣的警察都聊過，我不是說大型活動不需要安保，可是作為安保人員，你不能把誰都看成是壞人。」

今年上海的世博會，他關心的是展館門口不分晝夜排隊進場的觀眾，是現實中的荒謬。「在沙特博物館前的觀眾，最長的甚至排了7個小時還沒到門口。我問他們排隊進場想看甚麼，他們都說不知道，因為看到別人排隊，所以自己也排。」

「其實，面子上的新聞，對我來說都不太重要。關鍵是你的鏡頭是否能給觀眾帶來一些啟示。」

他現在的職務是攝影總監，他笑稱是個「掛名」。臨近退休，他多了更多的自由時間去拍攝感興趣的題材。「我剛拍完陝西神木縣醫改的題材。我沒有採訪過1個官員，都是和病人、醫生和護士聊天，也看了很多材料。我認為它的意義是在疾病面前真正做到人人平等。」

沒有思考的攝影，對他來說，永遠只能是照相機器。

微語錄

微言大義，或以小見大，或是新鮮八卦。微博時代，每周精選語錄，是以記之。（以下均轉載自新浪微博）

王冉（投行人）：

為了不被斷章取義，我再重申一下我的觀點：優酷今天已經是一家非常優秀和成熟的企業，但優酷也好，其它一些領先的視頻公司也好，當初都有過版權方面的瑕疵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優酷的成功上市對中國年輕的創業者們可能並非好的示範，因為這很可能會讓他們覺得做「根兒上就正確」的事並不那麼重要。（222）

賀延光（資深新聞攝影記者）：

我不反對擁堵費，我反對的是，平民掏腰包，官員付公款。（1223）

劉曉慶（演員）：

告訴你各地一個月賺多少才餓不死。香港12800，澳門8900，上海3500，深圳5280，溫州5020，北京5000，杭州4980，廣州4750，蘇州4200，廈門4100，青島4000，南京3780，福州3380，天津3130，要麼認李剛做爸，要麼努力賺錢，要麼坐上火車去拉薩。（1227）

李欣芸 古典音樂成功的叛逃者

因為今年台灣月的重量級活動，跨越民歌、電影、交響樂的大型音樂劇《很久沒有敬我了你》，讓人對負責整台演出音樂部分的創作人李欣芸不禁好奇起來。她是台灣少數同時獲得金馬獎與金曲獎的音樂人，一邊踏足流行樂壇，曾為許茹芸、陳琦貞、劉若英等女歌手寫歌，另一邊則為電影寫配樂，近幾年如電影《雙瞳》、《渺渺》、《深海》等配樂均出自她的手筆。她的女性身份，也讓她在人材匱乏的華語電影原創音樂的領域中更顯突出。

搖滾精

在演藝學院見到來港宣傳的她，她眼裡滿是對香港的好奇，不只是因幾次轉機路過而未得入的遺憾，原來我們對她的約訪也曾令她感到意外。「即使在台灣，媒體對藝文界的報道也越來越少，關注導向開始變為娛樂八卦。」

也許是她的參照系不同，登入她的網頁，已能見到不少文化名家如陳文茜、楊照、張大春等在電台對她做的專訪記錄。「李欣芸如此傑出……她卻仍像一位甜美嬌羞的平凡女孩；得獎、入圍……那只是一個充滿純粹創作夢想女孩的外圍周邊曲。」陳文茜不禁感嘆道。

陳文茜只說對了一半，她清麗而靈動的外表下，其實包含着更多的複雜：她是正經八百的古典音樂訓練出身的大提琴手，卻在大學期間，和友人組成獨立台語搖滾「BABOO」，她任鍵盤手和編曲。樂隊風格在當時走

前衛和實驗道路，社會接受度不高，加上她和另外3名成員各有許多瘋狂的想法，在出了一張唱片後就分道揚鑣。「我們這4個人，現在都成為台灣流行音樂的製作人。」

如果說她進入電影配樂屬於盲打誤撞，那麼她對古典音樂的叛逆早有端倪。她最愛聽的一直是爵士樂和冷門的搖滾樂，後來發現相較於做一個對音樂的詮釋者，她更喜歡創作，用音符去表達此刻彼時的心緒。

「一開始就想做流行樂。我覺得練習曲練太久，我會制式化，到最後只能做一個樂匠。我喜歡跟不同的樂手去玩音樂，也碰到了一些很棒的音樂人才，這種感覺讓每天都充滿新鮮感。」

驚悚片的磨礪

她花了3年多時間，在美國波士頓深造爵士樂和編曲，從一個演奏者向創作者轉型。後來認識的導演朋友，將她領入了電影的聲光世界，才讓她發現另一片自由天地。她的第一部電影配樂是陳國富的驚悚片《雙瞳》，為此她曾僵著頭皮，看許多驚悚片做功課。「《雙瞳》做得比較痛苦，光看未剪輯版本就3個多鐘頭，有時做好了配樂後，導演又將片子無情減去。」但付出也有回報。「後來發現配樂對驚悚片的作用很大，要對人的情緒拿捏準確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」

她還是喜歡純愛文藝片。到了電影《渺渺》，終於滿足了她對浪漫的渴望。「可惜也只是小情小愛的初戀情懷，我還在期待有哪一部片可以讓我



做到痛苦流涕，那就很過癮。」

然而，台灣的電影市場遠不能和歐美相比，這反映到電影音樂的創作上，李欣芸說，總感覺「格局太小」，太偏向導演個人化，有時會令古典出身的她壓抑心中對管絃樂的嚮往。「西方導演很敢用管絃樂，特別是在那些商業片裡，音樂總是下得很滿。而台灣另類片很個人化，劇情和風格都比較悶悶的。但是，台灣的好處是，你可以因此而接觸不同類型的導演，與他們有不同的碰撞。」

這幾年，她又多了對原住民音樂的興趣，包括去年開始籌備的《很久沒有敬我了你》的編曲工作，天籟的原住民歌者讓她沉醉不已，她就這樣，用音樂的觸覺伸進藝術不同的領域。

她喜歡旅行，喜歡攝影，腦海中萌生的點點情愫，她習慣用紙筆記下。她曾出過一張個人專輯《國際漫遊》，編曲、演唱、製作全是她一人包辦，記錄的就是她那幾年海外闖蕩的記錄。可是，專輯只是她音樂奇幻樂園中的一個小玩具，她始終以一個幕後作曲者定義自己。

和大部分從小學音樂的孩子一樣，她學大提琴是媽媽的意見。「小孩子遭父母之命而學音樂，失敗的例子有很多，但我覺得上帝在我的皮膚裡層早就擺上了音樂的細胞。」她淘氣地笑着說。

文、攝：梁小島